

不问殊途

□刘笑美

那一天,我不知道是怎样跌跌撞撞地跑回家的,一头扎在床上……整整三天,不肯开口讲话。小武哥来了,他的头上冒着汗。自我上大学以来,小武哥到我家的时候少了,见了我有时还躲躲闪闪,这次大概是妈把他叫来的。

“下岗算个啥?有哥在,天塌下来也不怕!”小武哥怕过什么,他十五岁就在市场上混了,人称“泥鳅”,夏天站在鱼市,裸着上身,吆喝的声音震荡着市场的每个角落。

我依然是流泪,小武哥怎能理解——我这个后街街仁义巷唯一的大学生,学了整整四年的水产养殖,没来得及看一眼鱼塘是什么样,就……

“那跟着我卖鱼吧!”小武哥恳切地说,我知道他是真想帮我。

没办法,眼下别无选择,豁出去了,干!我说,小武哥你就给指指路吧,我想自己试一试。

第二天,我首先摘掉了鼻梁上的近视镜,换上了隐形镜片,架着眼镜卖鱼肯定是不伦不类的。然后去二手车市场淘了一台三轮摩托,别看这是三个轮子的,可刚开始骑上还真“跑偏”,几次我都险些撞上路旁的小树。

出摊的第一天是个阳光极好的日子,我学着小武哥的样子抖擞起精神,手持苍蝇拍,身着皮围裙,站在鱼摊前喊:“卖鱼,新鲜的鱼喽!”声音刚落,就有人对我指指点点:“不愧是念大学的,干啥都是有模有样!”小武哥忙得不可开交,一会儿帮我弄水,一会儿又教我怎样看计重电子秤。他已郑重地向市场上的几个哥们交代过:谁也不许为难新来的云枝,卖鱼的队伍里多了个大学生,是咱们的光荣!

小武哥的果真是个老练的我在这里得到特别关照。连老实的耿叔都开起了小武哥的玩笑:“小武,是不是想当半个文化人啊?”小武哥不好意思地咧咧嘴,我的脸倏地一下红了,他的心思谁不知道?

傍晚,堆成小山一样的鱼卖完了。虽然浑身跟散了架似的,可算一算一天的收入,心中仍是涌起说不出的喜悦。此时,满身的鱼腥味来不及褪净,只想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,可这一睡,就误了第二天的早潮。

早晨,我蹬着那台“歪把子”在路上摇摇晃晃,几只鱼桶可怜巴巴地空着。

“只晚了二十分钟。”我在心里嘀咕着。唉,买鱼也跟风打仗一样,分秒必争,哪怕就差一分钟,这山头就说不定是谁的了。

“怎么,没赶上早潮吧?”小武哥到我那儿抓点吧。”我突然想哭,感激地朝小武哥点点头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,我的脸由白变红,手臂也渐渐地结实有力,一手能抓起几十斤重的鱼桶。我已学会了熟练地操作计重秤,圆滑地讨价还价,还能用目光在人群中搜寻买主。同行的“老油条”“骰子安”都跟我混熟了,我可以随便地称呼他们的绰号。

小武哥到我这里来得一天比一天勤了。有时我们目光相遇,我都赶快把头低下,我知道现在小武哥没有哪点配不上我,除了他未念完初中……但小武哥好像一座山,让人感到踏实、可靠。

若不是事情有了变化,我可能会考虑嫁给小武哥。

南方的同学来电了,说那边他们和港商联合搞了一个淡水鱼种场,急需技术人员,问我是否有意应聘。接下来几天里我都没有心思卖鱼。真是人生可问,命运不可问,我还以为这辈子就交代给这鱼摊了呢?

小武哥知道后一直沉默不语,脸阴沉沉得可怕。我不知道他的心里怎样想。那天,我们早早地收摊,来到了临街的小酒馆里。眼前的小武哥眼里布满了血丝,面庞明显地消瘦了。看他独自喝着酒,我的心刀割一样疼,一把抓住他的手:“小武哥,你就说句话吧,只要你开口,我就留下来!”

小武哥苦笑摇了摇头:“云枝,你真傻,为什么要骗自己?我肚子里墨水不够,不喜欢喜欢你。去吧,干你想干的事情吧!”说完,一仰脸将杯里的酒喝光。他又露出了那副乐观的神情,拍了拍我的肩膀,走了。我呆呆地望着小武哥的背影渐行渐远,最终没有把他叫住。

我走的那天,小武哥没来送我。听“骰子安”说,那天早潮的活蟹挺多,也很肥。鱼摊上的小武哥,你还好吗?

“首富”

□林丹

徐家诚是一个特“精明”的学生,精明是聪明的升级版,可惜的是,他的“精”没有花在学习上。班里五十个学生,每次考试,他的总成绩总是在前五名,像赛场上一般漫不经心却又没脱离领先阵营的小船。

作为班主任,我总觉得他还有大幅提升的空间,好马需加鞭,我苦口婆心地给他说了很多很多,希望他能多花些时间在学习上,毕竟现在是初三上学期,一抬头都能望见中考大门了。可他呢,总是笑呵呵地说,晓得了晓得了,但作业一写完,还是到处找人聊天。

徐家诚聊天的内容,我也安排“线人”悄悄打探过。他总是向同学介绍,自己上学的路上有哪些店铺、店铺里有哪些新的图书、好吃的零食、新奇的玩意儿……不少同学就对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勾了魂,将压岁钱、零花钱拿出来,托他买。徐家诚进了“货”就藏在书包里,放学以后分发,让买主悄悄带回家。当然,他都是以小店的“批发价”买入,“零售价”卖出。

我又找他谈了谈,说你年纪轻轻的不应该学这个,要有远大理想。他依旧是笑呵呵的,一连串地说,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像李嘉诚那样成功的商人,就要注意练手,我现在一个月都能赚一千多元了!还是兼职!李嘉诚也没读过大学吗?好多大学生毕业不也失业吗?机会机会,错过犯罪!眼前这么好的商机……我手中马上还有一笔大生意呢!

我无语了。我当了二十多年的老师,一个月的工资也没多少个“一千元”,而且我以前教过的学生中,的确也不是学历越高挣得越多……只是我觉得,以眼前这孩子的资质,不考重点高中太可惜了。玉石砌墙,匠人心伤啊!

我只好把这些情况跟他爸妈沟通一下,可是家长说,这孩子从小有主见,他们也没办法。

既然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,既然劝说无效,我只能在心中默默祝福他了。反正,以他的成绩,上不了重点高中,普通高中的大门对他也是敞开的。

可是,下学期一开学,徐家诚

像变了个人似的,开始玩命地学习。下课他不聊天了,总是捧着一本本资料反复背着,还拉着老师难题做。班级里的几次摸底考试,他总是能在前十名。我猜想,是不是这小子家里的祖坟冒青烟了?

一次放学后,我发现他还没走,在教室里做习题,就悄悄地走过去问,现在怎么突然开窍了?不想当李嘉诚了?

徐家诚向窗外看看,小声道,别提了,当不了李嘉诚了!

我说,咋啦,我们的首富同学?他说,本来看上一笔好生意,黄了!每年初三总复习时,总有好多哥们儿已经找不到初一初二的课本,只能到书店去买新的。所以我就投资了全部身家,还借了钱,在上学期期末,提前去到别的学校收初一初二的旧课本,一块钱一斤,生意好得不行,存了一堆……可谁知,今年教材改版,政史地生要考新内容,复习要用新教材,我存在家里的书全作废了,五毛一斤都卖不出去!我破产了!还欠外面两百多块钱……高利贷呢!外面那几个哥哥,每天都在学校外面守着,要不是咱学校寄宿管得住,我就……现在学校不是每年都组织外出大学少年班的提前招生考试吗,考上的人就能离校,连中考都不用参加。我必须得考出去才安全啊!要让债主都找不到我的人!老师,我实话跟你说,现在每次考试,我还故意丢了十分左右,就怕外人看出我的打算,您可得替我保密啊!做不了李嘉诚,只能做雷军、周鸿祎了!考上了这些名校,我今后照样能发财……

我摸摸他的头,勉强地笑说,你小子可真够精明的!还到处是商机?唉……我摸出钱包,抽出三百块钱,说,你的债,我先替你清了,看够不够?以后不要再动这种脑筋了,再不要招惹什么“债主”了。等以后你真正上班了,连本带利再还给我。

徐家诚两眼发光,但犹豫了片刻,说,老师,你不怕我拿了钱,今后不还吗?

我哈哈大笑说,首富还会欠我这点钱?

徐家诚接过三百块钱,小声道:老师,我永远欠你的!

手到擒来

□海华

晌午,几位上了年纪的麻友一到齐,老齐就抱怨,老董,今天怎么选这么偏远的地方,我坐儿子给我打的车来这,要20多分钟。

这是县城最北面的一间小店,虽远些,但店内两三间小房有新麻将台,小厅里摆三四张台,清静,环境也舒适。老董笑了笑。

老齐接着说,是呀。老规矩,不吃晚饭,六点结束,今天的房费轮到我来付。一点半了,开始吧。

于是,麻友们一边闲聊,一边劈里啪啦地开了……转眼五个小时过去,又到了鸣鼓收金时刻。四人住得比较分散,老齐坐老岑打的车,先回家了。老董知道老齐还不会用微信打车,所以自己打的车来了,就邀老齐一起走,让司机绕一下。

老齐一向爱面子,他心里想,我可不像老岑,总蹭别人打的车。所以嘴里嘟囔着,不用,我已经叫儿子打车了。

老齐的儿子在街道工作,平时就“报纸当衣穿,满身是字(事)”。这会眼瞅着老董他们都走了,老齐按了几次儿子的手机号码,都显示正在通话中,忙理。他又拨儿媳的手机,通了,却没人接。老齐的儿媳在家附近开了间小卖店,正是下班时间,小店忙。没法子,他只能坐等儿子和儿媳回电话。十多分钟过去了,没有消息。老齐又把儿子、儿媳的手机各按了两遍,还是泥牛入海。

又过了十多分钟,小店老板见老齐着急的样子,便

上前关心,老哥,还没打到车?天要黑了,先给你来碗面条垫垫肚子吧。

不用,不用。老齐心里叹气,像这样在外面叫儿子或儿媳帮忙打车,等是常事。刚才如果不死要面子,坐老董打的车走就好了。现如今干啥都用手机,去哪也都要扫这码,那码,儿子媳妇总劝他学用微信,还帮他的手机绑了个银行卡。可老齐对用手机支付总是很畏难,担心一把年纪学不会,急了又出丑。他嘴里老是说,太麻烦了,好些老人不都没学吗?我再等等吧。

不久前,他去小卖店,儿媳要进屋收拾一下,请他照着看档口。来了一位少妇,买了一箱酸奶,说是微信支付,她按过手机,便匆匆离去了。碰巧儿媳出来,问那女的付钱没?他说用微信付了。儿媳一愣,说咋没听见“微信支付58元”的语音?一定是没按密码,白送人家一箱饮料呀,50多元啊……儿媳脸一沉,唉,让您学学这些,老董嫌这怕那的……他听了一脸的尴尬。

……老伯,等人,还是等车?小店里,在旁边吃火锅的小伙子一声唤,打断了老齐的思绪。见小伙子一脸真诚,老齐皱了皱眉,说了实话。年轻人恳切地说,老伯,您要是学会用微信打车方便多了,不用靠别人帮忙。前些年,我叫爷爷学微信打车他不干。我好说歹说,不是活到老,学到老吗?如今不会用智能手机啊,简直太不方便,您老了也要学呀,才能

跟上时代步伐。软磨硬缠,终于把爷爷教会了。

小伙子又笑着说,就像你们打麻将,没学会的,只见满台条子、万子、筒子,眼花缭乱;要学会了,自然一清二楚。用手机打车也一样啊!老伯,你要是信得过,我就教你,手到擒来……

另一位青年过来催促,磨蹭啥,你又多管闲事。同桌的其他几位后生也附和,赶紧的,等你喝酒啊!小伙子斜了他们一眼,催什么催?谁都有老的时候。说完,又满脸堆笑地对老齐说,打开微信吧,叫车很简单的,一学就会。

老齐心里一热,有点不好意思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于是,小伙子叫老齐打开手机,边操作,边耐心讲解:老伯,先按出这个“出行”键,接着按“输入目的地”,然后可以语音说你要去的地方,再按“确认呼叫”……重复了再三遍,之后他让老齐正式上手操作。当老齐点击完“确认呼叫”,不一会儿,一部小车就到了。老齐乐得两眼放光。这时,儿子和儿媳先后回了电话,老齐都笑呵呵地回答,不用你们叫,手……到擒来,我也会开车了。

临上车,老齐舔舔已经有点发干的嘴唇,使劲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,嘿嘿笑道,帅哥,谢谢你!小伙子认真地

地说,应该的,我还跟身边的哥们儿倡议呢,志愿多帮身边的老人学用手机,用智能系统。老齐朝小伙子竖起了大拇指……



(作品选自2022年广东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)

困镜

□陈桂容

万绿湖来客

□施永杰

1 董礼在高空飞翔,俯瞰澄澈明净壮阔的湖水,数不清的岛屿、树木,多姿的白云在水中比美,赏心悦目。这是哪儿?梦醒方知,是度娘告知的万绿湖。一定要去那里!天涯何处无芳草。

董礼30岁了,还是单身。高三下学期,父亲胃痛去世,不久,母亲改嫁。他没去考大学,与奶奶相依为命。奶奶就他家传点豆腐的秘方传给了他。村中老井水质好,出豆腐鲜嫩,他又练成了“一刀准”的卖豆腐绝招,人又帅,成了远近闻名的豆腐哥。

到了婚龄,在奶奶谋划下,他也相过几次对象,但都没成功。有个姑娘挺喜欢的,可人家说,你的“一刀准”就是能跟古代的卖油翁媲美,我也得好好想想能不能跟着你卖一辈子豆腐?于是他拂袖而去。后来,有一家没男孩的户主,什么彩礼都不要,只要董礼入赘他家,被奶奶一口回绝。奶奶就这一个孙子,临终前,让他发誓一定要娶上媳妇,但绝对要自立门户。

“人是一句话,我说到哪儿,就得做到哪儿。”这是董礼的头号禅。早几年,一个发小来买二斤豆腐,问他能不能一刀准。他说能。发小说,要是错一两,你就得跳河里逮个鲢鱼给我地豆腐吃。董礼说,好,人是一句话。结果一刀划下,竟多出一两。他马上扔下刀,跑到村前清水河岸边,一猛子扎进去,抓了条大鲢鱼兑现了承诺。

2 “……夫妻俩对视一眼,毫不犹豫地将锅里仅有的一点野菜给了老大婆。这时,奇迹出现了……”在万绿湖游览的第一天,董礼听了环保志愿者胡玉声情并茂地讲述送水观音的传说,加了她微信好友。你住在哪家旅社?一下车,就奔景区来了,还没顾不上找旅社呢。

那住我家吧?你家开旅社的?不是。不过,家里有一间客房,是专门招待过往宾朋的。中午带你先到家里看看,在我家吃饭顿顿好吗?方便吗?方便。娘家还是婆家?婆家。你老公在哪儿创业?在家吗?胡玉声踏了一会儿,说,他不在三年了。不在……了?啊,咋走的?车轮下救人。

3 伯伯好!伯伯好!进到胡玉家客厅,正在玩拼图的男孩女孩迎了上来。叫叔叔!胡玉纠正道。男孩女孩忙改口,欢迎叔叔!

他们是……?我的龙凤胎。这双儿女真可爱呀!董礼竖起两根大拇指。午饭,婆婆坐在董礼身边,一直笑盈盈地给他做菜,指着一道中间镶嵌肉馅的豆腐说,我们万绿湖里的水不光泡茶特清甜,磨豆腐也特鲜嫩,你尝尝我们东江酿豆腐。董礼品尝着豆腐,心里自语,这不是我大显身手的地方吗?

玉姐,你老公牺牲后,你就没想过另组个家?去游龙凤岗的路上,董礼小心翼翼地问。没……有,也开不了口啊。婆婆待我像亲妈,看她孙子孙女比自己的心疼还宝贵。虽然婆婆也多次劝我再婚,但劝过后,她总不忘叹息一声,要是哪个男子能来咱家跟你结婚该多好啊……那样,就是我儿又活转了回来。

4 从万绿湖客家风情馆出来,在馆前广场上,董礼说,玉姐,我想录制一段抖音发朋友圈,请你帮一下我。录吧,胡玉说,咱万绿湖四季有风情,处处是风景。董礼说,我想录我唱歌跳舞的。胡玉就演唱了一曲客家风情歌舞,赢得满堂彩。

结束了几天的奔波,胡玉带着董礼回到家门口时,客厅里的座钟响了11下。婆婆依然坐在家门口的椅子上,望着前方的路。

进了客厅,站在那间客房的门口,董礼问,你婆婆多大?精神头真好!七十七了,胡玉说,她精神好,心更好。我老公走后,她常劝我得往下看,得为一双儿女撑下去。我心里想,就是为了“婆妈妈”也得好好活下去。一双龙凤胎都是她照看着。每天晚上,无论我回来多晚,她都是迎着我进家,看我上到二楼房间开灯、熄灯睡下后,才回自己房里歇息。

5 董礼泪目,心潮起伏。玉姐,我得回老家一趟,明天就走。还来吗?回趟家就是为了还来。再来了,还能住多久?就不走了。不走了是多长?永远——永远?你乐意吗?只要你乐意。我当然乐意,我也想天天晚上让老人家目送我上楼……

连接

□张婷婷



(作品选自2022年广东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)

手机丢了

□阮红松

深夜赶稿子,没烟了。要是都在都市里,这不是问题,但我当时寄居在小乡镇,没烟店。看了下时间,十一点都过了,我决定出去碰碰运气。

顺手摸手机,找不着了。这玩意经常不离手,又经常找不着,真见鬼了!好在我知道自己的德性,留了一手,口袋里备有一点现金。

在黑夜中没走多远,竟看见一家小店还没关门。

“买包烟。”我微笑着对店主说,随之将一张百元钞票递给店主。店主是个小瘦子,将钞票翻来覆去瞧了一会,又警惕地打量了我一下,还是客气地说:“对不起,没零钱找。你可以用手机支付。”

我说手机丢了。“没零钱?”她问。我说花得少,只有整钞。店主又瞧了一下钞票,还是说没钱找,让我去别家。

又寻了一程,亮灯的不

是铺子,是铺子又没亮灯了。没办法,只好回住处。坐在电脑前写到了不到一百个字,我烦躁不安地又开始在房间找手机,同时搜寻有没有遗落的烟卷。手机和烟卷没寻着,却瞥见了身份证,心中有了主意,再一次下楼。

又到那家店,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进去。

“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么,没零钱找。”小瘦子看见那张百元钞票,马上想起我是谁了。我赶紧小心地递上自己的身份证,告诉她,如果怀疑钱有问题,可以扣下我证件。她愣了愣,接过去凑到灯下,一边瞧我,还是冷冷地说:“真的没零钱找。”

我不死心,干脆走了近三里地,到小镇车站旁边,敲响一家熟人的店门。说是熟人,其实也只脸熟,经常路过买东西,聊聊天。还好,店主还没睡。他从门缝里看清我,有点吃惊。我面红耳赤

地说:“兄弟,买两包烟。”

店主默默拿烟,塞给我。我递上那张百元钞票,店主瞪着眼,有点迷糊,问:“没零钱?”我将口袋翻给他看,说的确没有。店主接过钱,开始认真验钞。

“用手机支付一下吧?”他还是说。我说手机找不着了。店主又认真看我一眼,似乎觉得我这一下又不“脸熟了”。

我脸上实在挂不住,将自己的身份证掏出来。“钱不可信,脸不可信,身份证总可信。”我嘟囔着说。

店主笑了,知道我较真了,说:“还是用手机好,方便。”说着,递给我烟,没收钱,让我第二天再给。

回到住处,我折腾了一宿,找手机,像找自己的魂。抄家一般,还是没寻着。我渴望有人打我电话,又觉得不现实。别说是半夜,大白天也少有人打。这年月,有事聊个微信,没事谁还打你电话?